

弘法
文库

印顺 ◎ 主编

RESEARCH ON THE VARIANTS IN CHINESE
BUDDHIST TRIPITAKA

汉文大藏经

异文类型反映了文献典籍的传承关系，
即异文是我们考察原文变化、版本系统的有力证据。
大藏经研究也不例外。

异文研究

[韩]柳富铉 ◎ 著

弘法
文库

印顺◎主编

黄夏年◎策划组稿

RESEARCH ON THE VARIANTS IN CHINESE
BUDDHIST TRIPITAKA

汉文大藏经

异文类型反映了文献典籍的传承关系，
即异文是我们考察原文变化、版本系统的有力证据。
大藏经研究也不例外。

异文研究

[韩]柳富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文大藏经异文研究/[韩]柳富铉 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6

ISBN 978-7-80254-867-1

I. ①汉… II. ①柳… III. ①大藏经-研究 IV. ①B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9849 号

汉文大藏经异文研究

[韩]柳富铉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卫 菲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5.5 印张 20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867-1

定 价: 48.00 元

弘法·弘道·弘心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海南省佛教协会会长、湖北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深圳市佛教协会会长、深圳弘法寺方丈、海南三亚南山寺方丈、尼泊尔中华寺方丈

印 顺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今天的弘法寺正在朝着这一弘愿迈进，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弘法文库》得以建立，这是在党中央制定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正确贯彻执行后，我们佛教界才有了今天的美好局面。

六祖慧能曾经说过：“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法”是佛法，是佛祖释迦牟尼创立的一代弘展教法，也是经历代祖师发展而显扬的弘愿之法。佛法弘深难闻，佛愿弘广行大，善知识弘厚难求，明师弘肆深博难遇，所以我们才要珍惜自己的一生，每日思维佛法，终生弘扬流通佛法，不间断地把佛教的弘旨光大人间，把佛法弘文弘宣到世间，让有缘人能薰闻到佛法带来的弘利，让世界充满了和平。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大会提出的“和谐世界，从心做起”，这颗“心”是我们的弘法心，是我们的弘化心，是我们的弘愿心，是我们一颗热爱和平、构建和谐世界的弘壮之心。中国的佛教徒一直认为“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把“利乐有情”看作佛教徒的人生观，与人为善，教人利人，广度众生，和谐世界焉能不到来耶？《弘法文库》愿将

此心来弘度众生,与众生弘方共勉,弘通菩提彼岸。

古人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古汉语中,“弘”是“大”的意思,所以我们所要弘化的“道”是“大道”,这个“大道”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佛教现代化的“大道”,也是当前党中央和中国政府所强调的“社会更加和谐”的弘大之道。物质文明虽然能够给人们带来充裕的物质生活与感官享受,但是如果精神文明没有达到与之相应的高度,人们的生活仍不能达到最后的圆满。只有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时,人们才有可能真正享受到因物质的满足而带来的精神愉悦,以此成就最后的解脱之道。实现弘大之道,依靠的是人类共同努力,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好的愿景已经建立,剩下的就是众生有情的努力精进,古人早就精辟地解说了弘道的特点,《弘法文库》愿借着古人的激言,与众生在弘扬弘大之道的弘业中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弘法文库》是由弘法寺倡导,为众生和广大读者提供有益资粮的一套丛书。本书不限体例,不拘题材,不固定作者,不限于某一出版社,凡是对国家有利,对佛教有帮助,能够弘宣佛法、利益众生的著作,皆可以列入《弘法文库》中出版。我们希望《弘法文库》能够在未来的岁月,为社会、为佛教多出好书,引导众生得到菩提解脱,发挥佛教的正能量,为佛教界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深圳弘法寺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年轻的寺院,迄今才有二十余年的时间,不能与拥有弘广文化的各大名山寺院相比。但是法无高下,佛法平等,弘法寺虽然只有廿余年的历史,但是已在当代中国佛教中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它代表了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施的最重要的弘果之一,见证了共和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弘展的过程,驻锡了当代佛教界的佛门泰斗本焕长老……让我们用《弘法文库》来讴歌当代中国佛教的宏伟事业,续写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篇章,促进和谐社会的早日到来,实现世界和平的大同理想。

是为序。

序

与柳富铉先生相识多年。这些年来,他每年都会到中国来,少则一两次,多则三四次。只要我在北京,每次都会到我家来论学。我们讨论的,大抵为大藏经,特别是《高丽藏》。

与一般韩国学者相同,柳富铉对凝聚了高丽时代佛教精神的《高丽藏》情有独钟,他几乎把所有的科研精力都倾注到《高丽藏》上。但与有些韩国学者不同的是,他在研究《高丽藏》的时候,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高丽藏》本身,而是把《高丽藏》放在整个汉文大藏经的发展史中去考察。这样,汉文大藏经的发展史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厚重而宽阔的历史背景,他的研究也因此而融入整个汉文大藏经的研究中。

汉文大藏经是基本网罗历代汉译佛典并以之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及相关文献的丛书。它随着汉传佛教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中国书籍形态的变化而变化。最早的汉文大藏经均为写本。北宋初年,随着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的出现,汉文大藏经进入刻本时期。北宋将《开宝藏》分赠周边诸国。其后,高丽国依据《开宝藏》先后刊刻了《初刻高丽藏》与《再刻高丽藏》(韩国则称之为《高丽藏初雕本》与《高丽藏再雕本》),金朝则依据《开宝藏》刊刻了《金藏》。这样,由《开宝藏》、《初刻高丽藏》、《再刻高丽藏》与《金藏》形成的中原系藏经与以《辽藏》为代表的北方系藏经,以《崇宁藏》、《毗卢藏》为代表的南方系藏经一起,成为刻本汉文大

藏经的三大系统。

虽然从总体看,《初刻高丽藏》、《再刻高丽藏》与《金藏》均依据《开宝藏》刊刻,但由于各种原因,各藏的情况互有不同。比如《初刻高丽藏》后半部分编次与《开宝藏》并不一致,《再刻高丽藏》则参校了北方系的《辽藏》,而《金藏》大体反映了《开宝藏》的晚期状态。由于《开宝藏》全藏已经亡佚,存卷珍若星凤,难得一睹。《初刻高丽藏》存卷虽多,亦不足全藏之二分之一,且收藏者等闲不以示人。《金藏》虽存残卷 5000 余卷,差强人意,但秘藏深库,尚未全展姿容。唯有《再刻高丽藏》全藏保留完整,且版片亦保存完好。资料残缺、难觅如此,拟探索并恢复中原系藏经的历史沿革,其难度可想而知。

柳富铉先生常年以《高丽藏》研究为中心,经常奔波于韩国与中国各地,不放过一点线索,到处搜寻数据。日复一日地对各种藏经的版本、行文逐字逐句进行仔细的比对,以寻求诸种藏经的不同,探究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力求解开《高丽藏》及中原系诸种藏经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些年来,他已经发表多篇论文,每篇均有创见,成为在《高丽大藏经》研究领域,也是汉文大藏经研究领域中的一位值得重视的研究者。现在,他的新作即将问世,索序于我。我为他新作的出版而高兴,对他取得的新成绩表示祝贺。

最近,有关中原系藏经资料的情况略有改善:我们费多年之力,上穷碧落下黄泉,在全世界找到的 12 个《开宝藏》残卷,已于去年年底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韩国高丽大藏经研究所为寻找《初刻高丽藏》竭尽全力,近年终于寻觅到 2000 多卷,也于去年上网公布。资料的丰富必将促进研究的发展,祝愿柳富铉先生将来在大藏经研究领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方广铝

2011 年 1 月 13 日于北京通州皇木厂

目 录

弘法·弘道·弘心	印 顺(1)
序	方广锬(1)
1. 序言	(1)
2. 汉文大藏经的形成与刊行	(9)
2.1 佛典的翻译	(10)
2.2 大藏经的发展历史	(12)
2.3 刻本大藏经的系统	(14)
2.4 大藏经的刊行	(16)
3. 汉文大藏经的异文	(43)
3.1 以“敦煌写本”为中心看大藏经的异文	(44)
3.2 以《开宝藏》残本为中心看大藏经的异文	(85)
3.3 以《崇宁藏》残本为中心看大藏经的异文	(124)
3.4 以《契丹藏》残本为中心看大藏经的异文	(141)
3.5 以《初雕藏》残本为中心看大藏经的异文	(173)
4. 汉文大藏经的异文类型与产生原因	(215)
5. 结语	(226)
参考文献	(237)

汉文大藏经异文研究

1. 序言

佛经研究是了解佛教以及佛教思想的主要途径,而大藏经是研究中心。大藏经起源于印度,公元 2 年左右传入中国,开始被译成汉文。直到北宋年间,大藏经都是以写本形式流传的。宋开宝年间(971—983),刊行了著名的刻本大藏经——《开宝藏》(《开宝敕版大藏经》)。《开宝藏》先后传到高丽和契丹,两国又根据《开宝藏》,刊刻了自己的大藏经。《开宝藏》以后,中国又刊行了包括《崇宁藏》、《清藏》(《龙藏》)等在内的 10 余部大藏经。

虽然北宋、高丽、契丹都刊行了大藏经,但北宋和契丹的大藏经保存下来的只有 10 余本,《初雕藏》(《高丽初雕大藏经》)、《崇宁藏》也所剩无几。目前,保存完整的只有《再雕藏》(《高丽再雕大藏经》)和《磧砂藏》等南宋以后刊行的大藏经。

从《开宝藏》到《清藏》,罗列了历代刊行的大藏经^①。

① 本表参照了以下的资料:

小野玄妙,《佛书解说大辞典·别卷》,日本大东出版社,1936。

蔡运辰,《二十二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罗炤,“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文物》,1988 年第 11 期。

童玮,《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中华书局,1997。

李富华,“关于《辽藏》的研究”,《佛教与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李际宁,《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表 1〉历代刊行的大藏经一览表

藏 名		刊刻 时期	部数	卷数	函〔帙〕 数	千字文字号 (番号)	装订	行字数
开宝藏	本藏	971 ~ 983	1076	5048	480	天(1) ~ 英 (480)	卷轴装	23 行 14 字
	续刊	983 ~ 1122	?	1800 余	214 余	?	卷轴装或 不一致	23 行 14 字或不 一致
赵城藏		1149 ~ 1173	?	6900 余	682	天(1) ~ 几 (682)	卷轴装	23 行 14 字
高丽藏	初雕藏	1011 ~ 1087	1400 余	6500 余	639	天(1) ~ 洞 (639)	卷轴装	23 行 14 字
	再雕藏	1236 ~ 1251	1498	6571	639	天(1) ~ 洞 (639)	卷轴装	23 行 14 字
契丹藏	大字本	1032 ~ 1068	?	5790	579	天(1) ~ 灭 (579)	卷轴装	27 或 28 行 15 ~ 18 字
	小字本	1032 ~ 1072	?	近 1000 册	近 200	?	蝴蝶装	12 行 30 字 10 行 20 字等
崇宁藏		1080 ~ 1103	1440	6108	580	天(1) ~ 號 (580)	折叠装	30 行 17 字
毗卢藏		1103 ~ 1172	1451	6132	595	天(1) ~ 颇 (595)	折叠装	30 行 17 字
圆觉藏		1126	1435	5480	548	天(1) ~ 合 (548)	折叠装	30 行 17 字
资福藏		1175	1459	5940	599	天(1) ~ 最 (599)	折叠装	30 行 17 字
磧砂藏		1216 ~ 1322	1532	6362	591	天(1) ~ 烦 (591)	折叠装	30 行 17 字

普宁藏	1277 ~ 1290	1532	5996	591	天(1) ~ 烦 (591)	折叠装	30 行 17 字
元官藏	1336	?	6500 余	651	天(1) ~ 于 (651)	折叠装	42 行 17 字
洪武 南藏	1372 ~ 1401	1600	7000 余	678	天(1) ~ 鱼 (678)	折叠装	30 行 17 字
永乐 南藏	1412	1610	6331	636	天(1) ~ 石 (636)	折叠装	30 行 17 字
永乐北藏	1421 ~ 1440	1615	6361	637	天(1) ~ 巨 (637)	折叠装	25 行 17 字
径山藏	1589 ~ 1707	2090	12600	343①	天(1) ~ 史 (677)②	线装	20 行 20 字
清藏	1733 ~ 1738	1675	7240	724	天(1) ~ 机 (724)	折叠装	25 行 17 字

1936 年,日本学者小野玄妙提出大藏经分三个系统。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学者筑沙雅章、中国学者方广钅在归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发现的文献材料,几乎在同一时期提出了大藏经分“南方”、“北方”、“中原”系统。

小野玄妙在《佛书解说大辞典·别卷》中认为《开宝藏》、《高丽藏》、《金版》属北方系统,以《崇宁藏》为范本的宋元代的大藏经属南方系统,《契丹藏》自成一系。

筑沙雅章在《东方学》第 81 辑(日本东方学会,1990)、《宋元佛教文

① 《径山藏》343 函中 210 函为正藏,133 函为续藏。

② 《径山藏》有正藏为千字文编号,续藏无千字文编号。

化史研究》(日本汲古书院,2000)认为,宋、元代的大藏经分为“开宝藏”系统、“契丹藏”系统、“江南藏”系统。他认为《契丹藏》是唐代最标准的写本经典,继承了长安、洛阳等地的大藏经系统。

方广钊也在《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提出《开宝藏》属于“中原系统”,《契丹藏》属于“北方系统”,《崇宁藏》、《毗卢藏》属于“南方系统”。

文献研究的基础是比勘版本系统,佛教大藏经的研究也不例外。鉴定一部大藏经的版本必须先判定它的系统关系,而判定系统关系可从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等多方面入手。

以往研究大藏经的系统,主要看大藏经的版式、装帧形式等要素。也就是说以版本学和目录结构的体系、入藏经典的出处等目录学为根据进行研究。然而最重要的校勘学方面的研究进行得却少之又少。

一部文献典籍诞生以后,在传承过程中会经历无数次的抄写和重刊,它的形式和内容也会发生诸多变化。尤其是原文,常有异文产生。而且,异文在抄写或重刊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类型。所以说,异文类型反映了文献典籍的传承关系,即异文是我们考察原文变化、版本系统的有力证据。大藏经研究也不例外。

因此,在本书中笔者将考察历代大藏经中出现的异文,以此为中心探究大藏经的异文类型及其产生原因。这一研究将为我们更客观地探查认识大藏经提供新的依据。总之,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分析、考察大藏经异文,探寻判明大藏经系统的根据。

具体的研究步骤如下。

第一,“汉文大藏经的形成与刊行”一章,考察佛典翻译和大藏经的发展过程,以及刻本大藏经的系统、刊行情况。

第二,“汉文大藏经的异文”一章,根据大藏经的系统以及保存本现状,分五节分析大藏经中出现的异文。

以“敦煌写本”为中心看大藏经的异文

以《开宝藏》残本为中心看大藏经的异文

以《崇宁藏》残本为中心看大藏经的异文

以《契丹藏》残本为中心看大藏经的异文

以《初雕藏》残本为中心看大藏经的异文

这一章,以“敦煌写本”、《开宝藏》、《崇宁藏》、《契丹藏》、高丽《初雕藏》残本等诸本为中心,和历代大藏经进行对校,将对校结果整理成“异文类型对校表”。这一“类型对校表”将成为判明大藏经系统关系的重要依据。

“以《开宝藏》残本为中心看大藏经的异文”一节,将比勘《开宝藏》和《赵城藏》、《再雕藏》,制作对照表。此表格将对我们了解中原系统的大藏经—《开宝藏》、《赵城藏》、《再雕藏》之间的关系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三,“汉文大藏经的异文类型与产生原因”一章,通过对校大藏经,探明大藏经的异文类型,根据异文类型整理大藏经的系统,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分析大藏经的异文及其产生原因。

本书参考了“敦煌写本”、“刻本大藏经”残本以及历代大藏经:

1. “敦煌写本”

- 1)《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 2)《妙法莲华经》卷第七(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 3)《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 4)《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 5)《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 6)《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
- 7)《大方广佛华严经》(韩国湖岩美术馆收藏)^①

2. “刻本大藏经”残本

- 1)《开宝藏》残本

^① 《大方广佛华严经》为80卷本,是新罗写本,而非敦煌写本。现存有卷1-10、卷44-50,共17卷。

- (1)《妙法莲华经》卷第七(中国高平县博物馆收藏)
- (2)《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中国山西省博物馆收藏)
- (3)《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中国高平县博物馆收藏)
- (4)《佛说阿惟越致遮经》卷上(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 (5)《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 (6)《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九(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 (7)《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中国上海图书馆收藏)
- (8)《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日本南禅寺收藏)
- (9)《十诵尼律》卷第四十六(日本书道博物馆收藏)

2)《崇宁藏》残本

- (1)《无垢优婆夷问经》(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
- (2)《辨正论》卷第二(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
- (3)《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二十三(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
- (4)《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
- (5)《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毗卢藏本)

3)《契丹藏》残本

3-1) 大字本^①

- (1)《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山西省文物局收藏)
- (2)《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山西省文物局收藏)
- (3)《阿毗达磨发智论》卷第十三(山西省文物局收藏)
- (4)《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山西省文物局收藏)
- (5)《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山西省文物局收藏)
- (6)《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山西省文物局收藏)
- (7)《称赞大乘功德经》(山西省文物局收藏)

^① 影印收录在《应县木塔辽代秘藏》(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合编,文物出版社,1991)里。

3-2) 小字本

- (1)《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河北省丰润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 (2)《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第二(河北省丰润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 (3)《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第六(河北省丰润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 4)《初雕藏》残本^①

- (1)《阿毗达磨界身足论》卷下
- (2)《广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 (3)《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第三十三
- (4)《大乘庄严经论》卷第八
- (5)《大乘庄严经论》卷第十三
- (6)《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第一
- (7)《金刚般若论》卷下
- (8)《大庄严论经》卷第二
- (9)《大庄严论经》卷第三
- (10)《大庄严论经》卷第九
- (11)《大庄严论经》卷第十
- (12)《大庄严论经》卷第十一
- (13)《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第二
- (14)《瑜伽师地论》卷第三
- (15)《瑜伽师地论》卷第十七
- (16)《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八
- (17)《显扬圣教论》卷第三

3. “历代 大藏经”

- 1)《开宝藏》(971-983)
- 2)《契丹藏》大字本(1032-1068)

^① 影印收录在《高丽初雕大藏经集成1-4》(高丽初调大藏集成编撰委员会,高丽大藏经研究所,2005)里。

- 3)《契丹藏》小字本(1032 - 1072)
- 4)《再雕藏》(1236 - 1251)
- 5)《赵城藏》(1149 - 1173)
- 6)《房山石经》(辽代)
- 7)《资福藏》(1175)
- 8)《磧砂藏》(1532 - 1322)
- 9)《普宁藏》(1277 - 1290)
- 10)《永乐南藏》(1412)
- 11)《径山藏》(1589 - 1707)
- 12)《清藏》(1733 - 1738)

2. 汉文大藏经的形成与刊行^①

“大藏经”一词并非源自印度。古印度称佛教典籍为三藏,即经藏(sutra)、律藏(vinaya)和论藏(abhidharma)。自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直到隋唐中国人都管三藏为“众经”、“一切经”。

“经藏”一词在中国出现,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就有“定林寺建般若台大云邑造经藏记”、“定林上寺太尉临川王造镇经藏记”、“建初寺立般若台经藏记”。“太尉临川王”指梁武帝萧衍的儿子萧宏。可见编撰经藏,梁代就已有之。据说南北朝时期,各国的帝王命人抄写一切经或特定经典已是寻常之事。

根据目前的资料,最初使用大藏经一词的是隋朝的灌顶。他在自己的著作《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里引用了铎大师歌颂智者大师的话写道:“大师所造有为功德,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造旃檀金铜素画像八十万躯,传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者不可称数。”

“大藏经”的“大”为佛教经典的总称,意思是辑录一切佛教经典,“藏”指箱子、筐等物,是梵语“pitaka”的意译词。在古印度,僧侣们将贝叶经放在筐里保管,中国的僧人就借用这保管之意,指辑录所有的佛教经典。“经”为梵语“sutra”的意译,原意是用线把花瓣串起来。在佛家指将释迦牟尼的教诲悉数收集、永久保存。在中国,“经”又多了另外一层含义,僧肇在

^① 本章内容参考了李际宁的《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和方广钊的《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